

宋槧太平御覽



403  
93



13  
403  
93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五

文部十一

論議

牋

啓

書記



八幡  
中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月山同入  
棹山田  
郎君以贈  
所購以贈

新金圖書

李充翰林論曰研覈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  
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美矣  
文心雕龍曰論者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  
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茲矣論  
者弥綸群言而研精一理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  
韋春秋六論昭列至如石渠論甄白虎通講聚述聖通經  
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  
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  
欲守文而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

六子名覽 卷五十五 起先  
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宜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  
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  
論之英也至乃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  
秦而不及然亦其美哉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辯正然否窮  
於有數追於無形鑽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  
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詞忌枝碎也必使心與理合  
弥縫莫見其隙詞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  
論譬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詞辨者反義而  
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迹知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  
以曲論哉

漢書曰班彪遭王莽亂避地隴右時隗囂據隴右囂問彪  
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  
今乎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彪既感囂言又

愍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其時難  
後漢書曰王符耿介不同於俗困而憤恚著書以譏於世  
不欲彰名號曰潜夫論

又曰仲長統字公理每論古今世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  
著論名曰昌言

晉書裴頠傳曰頠深患時俗放蕩不遵儒術何晏阮藉素  
有重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  
王行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  
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又范喬傳曰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  
以爲立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  
揚劉優劣論  
又曰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太始初到洛下不干榮

六子卷之五  
二  
祿及楊后廢養因遊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  
每見國家赦書謀叛逆者赦至於祖父母不赦以爲王法  
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  
既滅大亂作矣因著元化論以非之  
又曰魯褒字元道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褻傷時貪鄙乃隱  
姓名著錢神論其略曰市井便易不患耗折親之如兄字  
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  
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京邑衣  
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又  
成公綏亦著錢神論  
梁書曰范縝字子真南陽舞陰人也齊竟陵王子良盛招  
賓客縝豫焉子良精信釋教而縝不信因果著神滅論以  
明之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王筠難縝曰嗚呼范子曾

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縝荅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  
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

又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等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平生  
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日葛帔練衣路逢峻峻泣然矜之  
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旣見其書抵几於地終身爲恨  
後周書曰柳虬時人論文體若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  
爲文質論

隋書曰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劉炫以  
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  
之年三征不克炫言方驗

典論曰余觀賈誼過秦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滯義洽  
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

抱朴子曰洪造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笠冒地若謂天北

方遠者視北方星宜細於三方矣

語林曰宋岱爲青州刺史著無鬼論甚精莫能屈後有書生詣岱談論次及無鬼論書生乃拂衣而去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以君有青牛騎奴所以未得相困今奴已死今得相制矣言終而失明日岱亡

又幽明錄曰阮瞻亦著無鬼論俄而鬼見而瞻死

議

說文曰議語也又曰論難也

周易節卦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

文心雕龍曰周爰咨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百揆之舉舜疇五臣三代

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預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辯雖憲章無筭而同異足觀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矣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辯匈奴賈捐陳於朱崖劉歆辯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允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議亦有鋒穎而腴辭不剪頗累文骨亦有其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務施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顧事實於前代觀變通於當今理不謬

六代文選 卷五十九 張揖  
插其枝字不妄舒其藻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宜練於兵田  
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  
以辯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環隱爲  
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  
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爲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爲浮詞  
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鬻  
珠於鄭爲薰桂之積鄭人買積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  
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存於茲矣

李充翰林論曰在朝辯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爲本陸機  
議晉斷亦各其美矣

三國典略曰王粲才既高辯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  
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指手

又曰齊主命立三恪朝士議之太子少傅甄收爲議衆皆

同之吏部侍郎崔瞻以父與收有隙乃別立議收讀瞻議  
畢笑而不荅瞻曰瞻議若是須贊所長瞻議若非須詰所  
短何容讀國士議文直如此冷笑收但慙而竟無言

又曰齊魏收嘗在議曹與諸博士引據漢書論宗廟事博  
士笑之收便忿取韋玄成傳抵之而起博士夜共披尋遲  
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南史司馬褰梁天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司舉褰脩嘉禮  
除尚書祠部郎時制定禮樂褰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  
通事舍人每吉凶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  
者皆取決也

唐書曰天寶中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以國家合承周  
漢其周隋不合爲二王後請廢詔下尚書省集公卿議昌  
獨見之明群議不屈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表陳論議之

夜四星聚於尾宿天意昭然上心遂定求殷周漢後爲三恪廢韓介鄴等公以昌爲左贊善大夫又曰張平叔判度支平叔欲以征利中上意以希大任請加監權貴集州郡時宰不能奪因下其議韋處厚奏議發十難以詰之上然後深知害人乃止平叔繇是始踈獨斷曰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臣愚戇議異其非駁議不得言議異

金樓子曰余後爲江州副君賜報曰京師有語云論議當如湘東王仕官當如王克克時始爲僕射領選也

牋說文作箋

說文曰箋表識書也

文心雕龍曰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

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奉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文麗而規益子桓不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敘情周而巧牋之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旣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憚簡而無傲清靡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箋記之分也

晉書曰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它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作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椽之精者卿云何以爲亭子令卽召爲門下史

異苑曰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爲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投牋與河伯經一宿岸側

冰開尸手執牋浮出倫又牋謝之

博物志曰鄭玄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為北海玄是此郡人故以為敬

世說曰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郗於事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道上聞信至急遣取牋視之竟寸寸毀裂便迴車解衣帳中卧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復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大喜即發詔轉為都督五郡守會稽

啓

說文曰啓傳信也

服虔通俗文曰官信曰啓

張璠漢紀曰董卓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啓事然後得行

文心雕龍曰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蓋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牋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辯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略也

晉書曰山濤為吏部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書記

文心雕龍曰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摠為之書書之為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塗之簡牘取象乎吏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踈春秋聘繁書令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弔趙宣以書巫臣



之責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  
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絮辭多被翰墨及七國獻書  
詭麗輻湊漢來筆札辭音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之  
謁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荅劉歆志氣盤桓各含珠  
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  
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  
翰辭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壹贈離乃  
少年之激昂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彌衡代書親踈  
得宜斯皆尺牘之偏才也詳諸書體本在盡言所以散鬱  
陶詠風采固宜滌蕩以任氣優游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  
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自戰國已前君  
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  
書於膠后其辭義美哉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

郡將奉牋也

漢書曰蘇武與常惠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數使至匈奴  
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  
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  
使者大喜如惠語單于單于視左右而敬謝漢使曰武等  
實在於是遣還漢

又曰陳遵容貌奇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善書與人尺牘  
皆以爲榮爲河南太守既至官遣吏西上召善書吏十人  
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机口占日省官事數百封  
親踈各有意

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故時人云谷子雲之筆札樓  
君卿之脣舌

後漢書曰鄧奉反於南陽趙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

而譏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以爲疑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眞長者也卽徵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又曰竇章字伯向好學有文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與竇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迹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一紙八行行七字

吳錄曰王宏爲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號曰王獨坐

蜀志曰先主辟馬良遂爲掾後遣使吳良請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大待之

又曰王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

占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傳聽之略知其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

晉書曰何曾爲三公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

又曰何綏字伯蔚曾之孫也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賢奢侈過度性旣輕物翰札甚簡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世而務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

又曰荀勗傳云勗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旣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

又曰簡文輔政引高崧爲撫軍司馬栢温擅率衆北伐簡文忌之崧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迴旆便於坐爲書草曰寇讎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之大筭能加

斯非足下而誰

又曰王恭將舉兵討譙王尚之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尅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綰爲書內箭箠中合鏘漆之楷送於恭恭發綰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

晉陽秋曰劉弘爲荊州刺史每有興發手書郡國可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恭赴咸曰得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沉約宋書曰劉穆之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共荅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又曰徐湛之善於尺牘音詞流暢

南齊書曰周顒字彥倫善尺牘沉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

授令顒荅

齊春秋曰吳都張融字思光臨終及葬徵士何點使汝南風周英爲書與融謝瀟見歎曰此書雖漂宕不倫亦有破

的後周書曰梁臺性果敢有志操不過識百字口占書詞意可觀

又曰柳慶時父僧習爲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未定僧習謂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荅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卽依慶所草以報

後唐書曰李襲吉掌太祖書記襲吉博學多通九諳悉國

朝近事爲文精意練實動拘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  
理尤健自太祖上源之難與朱溫不叶乾寧末劉仁恭負  
恩其間論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  
口文士稱之天復中太祖與朱溫脩好遣張特致書初敘  
相失之由毒手尊拳之句溫怡然大笑謂幕史敬翔曰李  
公斗絕一隅削弱如此襲吉一函抵二十萬兵勢所謂彼  
有人何可當也如吾之智筭得襲吉之筆才如虎傅翼矣  
翔赧然而退

魯連子曰燕伐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卽墨不下齊田單  
以卽墨破燕軍殺將軍騎劫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守  
城數月魯仲連乃爲書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  
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

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

舉燭而誤於書中云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悅之  
曰舉燭高明者舉賢而任之因以之治也

皇甫謐高士傳曰光武徵嚴光至司徒侯霸使之西曹屬  
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  
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居台鼎足不癡也  
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迫於  
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諱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  
癡語天子徵我三辭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  
求報光曰我手不得書乃口授之曰君房足下位至鼎司  
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署領絕無它言使者嫌  
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耶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爲洛陽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書皆  
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典略曰太祖嘗

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馬上其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語林曰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郡人因寄百餘函書至石頭悉擲水中因視之曰沈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魏文帝集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尉還書與余盛稱彼土地形勢觀其詞知陳琳所爲  
李充起居誠曰牀頭書疏亦不足視或是他私密事不欲令人見見之縱不能宜誰與明之若有泄露則傷之者至矣  
嵇康與山濤書曰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堪

延篤答張奐書曰離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之書盈四紙讀之反覆喜不可言

張奐與陰氏書曰篤念既密文章粲爛奉讀周旋紙幣墨渝不離於手

金樓子曰劉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首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又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上言加飡食下言長相憶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

卷第五百九十五

七

道昌

太平御覽卷五十九十一  
 身誠而表書書中款叩吹土言賦命命不祥其用賦不  
 天曰哀於於衣來豈好愛贈則聖良其職成中亦大素書  
 禮記檀弓曰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憖遺一老莫相予位  
 會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  
 諸侯相誄非禮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六

文部十二

誄 弔文

哀辭

哀策

釋名曰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說文曰誄諡也

周禮春官下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喪執灋以泣勸防

防鄭同農云勸遺之曰讀誄累其行而讀凡喪事攻焉為有得失

小喪賜諡小喪卿大夫也

禮記檀弓曰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憖遺一老莫相予位

焉嗚呼哀哉尼父

會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

諸侯相誄非禮也

又檀弓上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綬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它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三人赴敵而死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御與右之罪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傳曰誅者累其行迹而為之諡也

漢書曰景帝中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

國大鴻臚奏諡誄策

應劭曰諸侯王皆屬大鴻臚故薨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誄策

師古曰大鴻臚本名典客

大行令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如淳曰三公薨以策書誄其行

東觀漢記曰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之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魏志明帝詔曹植曰吾既薄才至於賦誄特不閑從兒陵上還哀懷未散作兒誄為田家公語耳答曰奉詔并見聖思所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扶章章殊興句句感切哀動聖明痛貫天地楚王臣彪等聞臣為讀莫不揮涕晉中興書郗超死之日貴賤操筆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物所宗如此

齊書曰謝超宗有名譽善屬文為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

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

鳳毛

文章流別傳曰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為孔子誄

文心雕龍曰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士大夫之才臨喪能

誄誄者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以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而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及於士迨尼父之卒哀公作誄觀其懋遺之辭嗚呼之歎雖非獻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闕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結篇頗踈豈以見稱光武而顧眄千金哉傳毅所製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潔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以於敘悲易入新麗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貴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未百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

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觸類而長傳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影而效者弥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以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暖乎若可覲送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文心雕龍曰陳思之文群才之雋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輕浮有似於蝴蝶永蟄頗擬於昆蟲施之尊極不其蚩乎南史宋謝莊作宣貴妃誄曰首贊堯門方之漢鈎弋也及廢帝卽位下莊于獄曰卿作此誄時知有東宮否列女傳曰柳下惠死門下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德耶二三子不若妾之知之乃爲誄曰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



世說曰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  
淡水同此玄味孝伯見云才士不遂亡祖何至與此人周  
旋

又曰謝太傅問主簿陸退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  
陸荅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弔文

文心雕龍曰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  
終定諡事極理哀故賔之慰主亦以至到為言也歷溺乖  
道所以不弔矣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人亡故同弔  
也及晉築虬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為弔害民構怨  
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以殞身或狷介  
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行美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為  
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周而事覈辭清而理哀其首

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相譚以為其言惻  
愴讀者歎息及卒章意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  
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沈隄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  
附賈氏難為並驅耳故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文仲宣所  
製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其志也禰  
衡之弔平子縉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詞巧而文繁降  
斯已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  
緩則化而為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析割褒貶  
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左傳莊十一年曰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  
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  
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  
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

其庶乎

史記曰相如從上至長楊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墳墓蕪穢而不修竟無歸而不食

漢書曰揚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也君子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騷

禰衡別傳曰南陽寇柏松託劉景升當斲小出屬守長湖政令給視之柏松父子宿與政不佳景升不在柏松子在後羅人盜迹胡政無狀便爾殺之景升還慙悼無已即治殺胡政爲作三牲醮焉正平爲作板書弔之時當行在馬

上駐馬授筆倚柱而作之

禰衡弔張衡其辭曰南岳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繡亂揚手文飛昔伊尹值湯呂尚遇且嗟矣君生而獨植漢蒼蠅爭飛鳳凰已散元龜可羈河龍可絆石堅而朽星華而滅唯道興隆悠悠未絕靡滯君音與浮河水有竭君聲永流周且先沒發夢孔丘余生雖後身亦存遊士貴知己君其勿憂

糜元弔比干曰余既詰紂之後又感比干亢辭進諫不顧其身而受剝屠之戮殺身之後紂不悔寤適足快凶君之心而無益於世故復責而弔之

糜元弔夷齊曰少承洪烈從戎于王側聞先生餓於首陽敢不劬弔寄之山岡嗚呼哀哉夫五德更運天秩靡常如有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終於虞舜禹殄於成湯

且夏后氏之末祀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爲有失則帝乙亦有傷于不棄躬而餓死何獨皆周而深藏所行誰路而于涉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行周之道藏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茶而異謗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誦聖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聖之心

束皙弔蕭孟恩文曰東海蕭惠孟恩者父昔爲御史與哲先君同僚孟恩及皙旦夕同遊分義早著孟恩夫婦皆亡門無立胤時有伯母從兄之憂未獲自往致文一篇以弔其魂并修薄奠其文曰舊友人陽平束皙謹請同業生李察奉服脩一束麥糲一器以致詞于處士蕭生之墓日嗚呼哀哉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耶亡耶莫之能測敬薦薄饋魂兮來食孟恩孟恩豈猶我識

束皙弔衛巨山日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太保衛公及公四子三孫公世子黃門郎巨山與皙有交好時自本郡來赴其喪作弔文一篇以告其柩曰同志舊友陽平束皙頃聞飛虎肆暴竊矯皇制禍集于子宗枋幾滅越自冀方來赴來祭遙望子弟銘旌繫立旣闕子庭具殯盈十徘徊感慟載號載泣歛袂升階子不我揖引袂授祛子不我執竟兮竟兮於焉栖集

李充弔嵇中散曰先生挺逸世之風資高明之質神蕭蕭以宏遠志落落以遐逸忘尊榮於華堂括卑靜於蓬室寧漆園之逍遙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樂竹林尚想榮莊聊與抽簪味豚觴之濁醪鳴七弦之清琴慕義人於玄旨詠千載之徽音凌晨風而長嘯託歸流而永吟乃自足於丘壑孰有愠乎陸沈馬樂原而翹足龜悅塗而曳尾疇

廟堂之是榮豈和鈞之足視久先生之所期差玄達於遐  
旨尚遺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  
丁翼後凋於歲寒遭繁霜而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  
之金聲投明珠以彈雀捐所重而爲輕諒鄙之心不爽非  
大雅之所營

袁宏友李氏弔嵇中散曰宣尼有言曰唯仁者能好人能  
惡人自非賢智之流不可以褻貶明德擬議英哲矣故彼  
嵇中散之爲人可謂命世之傑矣觀其德行奇偉風韻劭  
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風之過松林也若夫呂安者嵇  
子之良友也鍾會者天下之惡人也良友不可以不明明  
之而理全惡人不可以不拒拒之而道顯然夜光匪與魚  
目比映三秀難與朝華爭榮故布鼓自嫌於雷門礫石有  
忌於琳琅矣嗟乎道之喪也

雖智周萬物不能遺絕糧之困識達去留不能達顛沛之

艱故存其心者不以一肯累懷檢乎跡者必以纖芥爲事  
慨達人之獲譏懼高範之莫全凌清風以三歎予撫茲而  
悵焉聞先覺之高唱理極滯其必宣候千載之大聖期五  
百之明賢聊寄憤於斯章思慷慨而泣然

### 哀辭

文章流別傳曰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  
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臨淄侯各  
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  
緣以歎惜之辭

文心雕龍曰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  
下流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  
事均夭枉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漢武封禪而霍  
嬪暴亡哀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也降及後漢汝陽下亡

崔瑗哀辭始變前式然履突鬼門惟而不辭駕龍乘雲僊而不哀又卒晉五言頗似歌謠亦騁乎漢武也至於蘇順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唯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鍾其美觀其慮瞻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性故興言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收悼惜加乎容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體奢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班固馬仲都哀辭曰車騎將軍順文侯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於洛水浮橋馬驚入水溺死帝顧謂侍御史班固在馬上三十步爲哀辭

南史曰劉孝綽三妹一適東海徐悱文允清壯所謂劉三娘者也悱爲晉安郡卒喪還建業妻爲祭文詞甚悽愴悱父勉欲爲哀辭見之乃閣筆

三國典略曰齊文宣崩楊愔選其挽歌令樂署歌之其魏收四首陽休之祖珽劉逖各二首盧思道八首並用於是晉陽人謂思道爲八采盧郎北營刺史李愔戲謂逖曰盧八問諛劉二逖每銜之至是愔上感思賦自陳文宣之世遭遇譏諤逖爲帝奏其文誹謗先帝齊主怒令鞭之逖喜曰高撻三十熟鞭之自何如喚劉二時

哀策

文章流別論曰今所傳哀策者古誄之義世說曰王東亭夢人以大筆與之如椽子大覺曰當有大手筆事少日烈宗崩哀策謚議皆王所作

國朝傳記曰褚遂良為太宗哀策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也

又曰崔融司業作武后哀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為三二百年來無此文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六

日高...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七

文部十三

檄

檄

移

露布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敷聲

釋文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也

李充翰林論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起居誠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但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待能者

文心雕龍曰昔有虞氏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

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  
令有文誥之詞卽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  
敵不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曝彼昏亂劉獻公所謂告  
之以文詞董之以武師者也齊相征楚詰菁茅之闕晉厲  
伐秦責箕郤之焚管仲呂相奉詞先路詳其意義卽今之  
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噉也宣布於外噉然明白  
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夫兵以定亂  
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禦師則云肅將  
王誅故分闡推轂奉詞伐罪非唯致果爲毅抑亦厲詞爲  
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攪搶所掃奮其武怒摠其罪人  
徵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播姦兇之膽訂信順之心  
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  
隗囂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飭而意切事明隲右文

士得檄之體也陳琳之檄壯有骨鯁雖奸闖攜養章實文  
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詞書釁噉然曝露鍾會檄蜀  
徵驗甚明栢温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  
述此休明或敘彼否剝指天時審人事驗強弱角權勢標  
著龜於前驗懸鑿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  
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作莫之或違者也故其植義屬  
詞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詞緩露板以宜衆不可  
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詞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  
巧無所取才矣

史記曰張儀魏人嘗從楚相飲相亡璧意義盜之掠笞數  
百後儀旣相秦爲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善守  
汝國我且盜汝城

漢書曰申屠嘉爲丞相鄧通在上旁怠慢嘉奏事因言曰

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  
日君勿言吾私之罷朝爲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  
於上上曰速往吾今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  
嘉嘉不爲禮責曰朝廷者高帝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  
不敬當斬決勅吏令行斬之通頓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  
已困通持節召通而謝嘉曰此吾弄臣君釋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  
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  
藝

又曰盧江毛義性恭儉約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聞  
其名往候之坐有頃府檄到當守令義捧檄持入白母喜  
甚孝門

後漢書曰耿恭爲戊己校尉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弥

已下皆喜遣使獻名馬

又曰隗囂故宰府掾吏善爲文書每上移檄士大夫莫不  
諷誦

魏書曰陳琳作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  
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病太祖平鄴謂陳琳  
曰君昔爲本初作檄書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琳  
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太祖愛其才不咎  
又曰劉放善爲書檄太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之所爲  
張華別傳曰駕西征鍾會次長安華兼中書侍郎從行掌  
軍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晉書曰易雄長沙人也爲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拒王敦  
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王敦罪惡城陷  
爲其所虜意氣慷慨神色無忤送到武昌敦遣人持檄示



雄而數之雉曰此實有之惜維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  
王室如燬安用生爲今日卽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  
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雉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其傍夫  
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  
當時見者無不傷惋

又曰張軌爲涼州刺史時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  
霸涼自以才力應之越初爲梁州刺史而志在涼州遂託  
病歸河西陰謀伐軌乃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軌  
遣主簿奉表詣闕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  
鎮檄排閣入諫軌默然從之

又曰元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敦逸攻周馥于壽  
春安豐太守孫惠卿率衆應之使謝摛爲檄摛馥之故將  
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馥衆潰

續首陽秋曰何母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於  
屏風裏製檄文母潛於屏風上窺之旣知其謀大喜謂曰  
汝能如此吾讎恥雪矣

嵇氏世家曰含字君道爲中書郎書檄雲集含不起草  
北齊書曰高祖西討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知相府城局  
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孫搢自代高祖引搢入  
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搢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卽  
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

梁書曰元帝擒宋子仙及丁和送之江陵並下于獄子仙  
檄湘東曰旣瞎且廋爾勇伊何卽書記沉炯之文也有司  
焚毀湘東弗知僧辯購炯獲之酬錢十萬炯旣不敢謁見  
遂詣事于僧辯自此軍書咸出於炯

又曰王偉洛陽人也學通周易嘗在淮陽賦詩曰平明聽

戰鼓薄暮敘存亡楚漢方龍鬪秦關陣未央既至江陵繫  
之於獄以詩贈湘東嬖人曰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  
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十五韻詩以希不死湘東愛  
其詞翰猶欲未誅左右嫉之乃曰偉前作檄文言詞不順  
湘東取視其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日寧  
爲赤縣所歸湘東大怒釘其舌於柱剗其臍抽其腸出乃  
斬之

陳書曰趙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武帝之討元景仲也或  
薦之引爲記室知禮涉文贈速每召製書下筆便就率皆  
稱旨

又曰顧野王博識洽聞侯景之寇郡將裴君正舉兵赴援  
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立草

國朝傳記曰元萬頃初爲契苾何力征高麗管記作檄書

云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  
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流嶺南

唐書曰李巨川爲華州掌書記時李茂貞犯京師天子駐  
蹕於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慮其不濟遣巨川傳  
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匡王室完葺京城西方書檄酬報輻  
湊巨川灑翰陳敘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時巨川之名聞  
於天下

移

文心雕龍曰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人隨者也相如  
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檄移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  
詞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簡而事顯武  
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  
檄順衆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明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

大同也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成帝時與父向俱領校書講六藝傳記後王莽篡位爲京兆尹哀帝時與五經博士講論諸儒博士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後漢書曰韓馥見民情歸表紹忌其得衆恐將圍己嘗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爲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

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周彥倫隱於北山後應詔出爲鹽官令欲過北山乃假山靈之意移文於北山

三國典略曰衛襄字叔遼河東人脩行至孝州郡嘉之時有白波賊衆數萬人官兵誅伐不能平賊曰使叔遼要我願散於是襄爲移書卽平定

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城陷寶尸沈江不出戴洋移告

河伯死尸立出

梁裴子野傳曰普通七年大舉北侵勅子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馮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武帝曰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勅爲書喻魏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勅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撰之昧爽便就入奏武帝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尙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翁然重之或問其文速者子野荅言曰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露布

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

後漢書曰鮑永爲司隸校尉子昱復拜焉後詔昱詣尚書

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政事通官文書不着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故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後魏書曰邢巒從征漢北巒後至高祖曰至此以來賊未擒滅城隍土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為露布耳

又曰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傳脩耳魏書曰高祖車駕南伐以韓顯宗統大軍破蕭鸞軍斬其將高法援等顯宗至新野高祖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王肅獲賊二三疋驢馬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斬擒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弥甚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

又曰彭城王勰從征齊軍帝令勰為露布曰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群臣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人咸謂御筆帝曰非兄即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今來

後周書曰宇文神舉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眾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討擒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解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其待上禮賢如此

又曰周人呂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為露布食頃便成周文歎其工而且速北齊書曰杜弼從高祖破西魏於却山命為露布弼即書繪曾不起於草

世說曰桓宣武北征時表虎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表倚馬前令作手不斲輟俄頃得七紙殊可觀王東亭亦在側絕歎其才

國史補曰李晟破朱泚德宗覽收城露布之文云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皆嗚咽論者以國朝捷書露布無如此者于公異之詞也公異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墮坎而終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八

文部十四

符

契券

鐵券

過所

零丁

符

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曰符付也書所勅命於上付使傳行之

文心雕龍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代以書翰矣

史記曰秦昭王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且暮降

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也公子患之過侯嬴問計嬴  
 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  
 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  
 姬姬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姬必許  
 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遂矯魏王令  
 奪晉鄙兵進擊秦秦軍遂解

又曰呂不韋說華陽夫人請立子楚夫人然之承太子問  
 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涕泣曰  
 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嫡嗣以託妾  
 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嫡嗣

漢書曰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相為銅虎竹使符應劭曰銅  
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郡合符符合乃聽  
之竹使以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  
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終軍從濟南常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

張晏曰繻音須繻符書帛裂而分之臣軍奔繻而去後為  
贖以為漢出入關用傳猶今之過所使建節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奔繻生也

後漢書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  
 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以虎  
 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  
 命歛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  
 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  
 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  
 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  
 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漢記曰延熹五年長沙賊起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  
 定刺史侯輔各奔出城  
 又曰郭丹字少卿初之長安買符以入函谷關歎曰丹不

乘使者車終不出關後果如本心  
 又曰赤眉欲立宗室以木札符書曰上將軍與兩空札置  
 笥中大集會三老從事令劉盆子等三人居中央一人奉  
 符以年次探之盆子最幼探得將軍三老等即皆稱臣  
 隋書曰高祖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  
 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  
 一又頒木魚符於外官五品已上

又曰煬帝顧謂樊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  
 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  
 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以施  
 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列女傳曰楚昭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平王  
子昭王昭王出游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漸臺水王闕江  
軌也

水大至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曰王召宮  
 人皆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使者反取  
 符未還則大水至臺弛壞夫人流而死王曰嗟乎夫守義  
 死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曰貞姜

契券

釋名曰券縑也相約束縑縑為限以別也大書中央破別  
 之也契刻也刻識其數也

說文曰券契也券別之書以刀刻其旁也故曰契也  
 漢書曰高祖微時好酒及色從王媪武負貰酒時飲醉臥  
 武負王媪見其上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  
 歲竟兩家常折券棄責以簡牘為契券既不徵索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書券曰使黃河如帶泰山  
 如礪漢有宗廟無絕世也

東觀漢記曰樊重字君雲南陽人家素富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人十餘終其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

晉書曰諸王官司徒吏應給職使者每歲先計借文書上道五十日宣勅使使各手書書定見破券諸送迎者所受郡別校數寫朱券為簿集上

宋書曰顧綽觀之子也有私財甚豐鄉里士衆多負債觀之禁不能止及觀之為吳郡太守出文券一大廚悉令焚之宣言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

唐書曰太宗時東謝渠帥來朝東謝者南蠻之別種也在黔安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書刻木為約

又曰羅讓為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

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者曰本某處家人兄弟九人皆為官所賣其留者唯老母耳讓慘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母

夢書曰券契為有信夢得券契有信士也  
文心雕龍曰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其遺風也

又曰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偽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驂奴則券之諧也

戰國策曰孟嘗君使馮驩收責於薛曰責畢市吾家所寡者馮驩召民畢集以責賜民因燒其券還見孟嘗君曰君家所寡者義也臣竊矯命舍責以賜民此為君市義也  
魏子曰仲尼無券契於天下而德著於古今善惡明也  
王褒僮約曰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渝上寡婦楊惠舍惠有



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拽大杖上冢顛曰大  
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冢不要為它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  
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淵即決券買  
之奴復曰欲使者皆上券不上券便不能為也子淵曰諾  
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  
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婦奴便了決買萬五千  
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浚渠縛  
落鉏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柳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居當穿  
曰縛帚裁竿鑿斗織履作籠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種薑養  
羊長育豚駒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魚垂釣刈芻結  
葦躑躅汲水□□酪佐醜醜二月春分陂隄杜疆落桑披  
梭種瓜作瓠別茄披葱焚槎發芋壟集破封日中早糞雞  
鳴起春調治馬尸兼落三重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斲蘇切

脯欲飲美酒裁得深唇漬口不得傾盃覆斗舍後有樹當  
裁作船下至江州上到渝主為府椽求出入不得乘馬載  
車蹠坐大嗽下牀振頭用錢推訪聖販梭索縣亭買席往  
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歸都擔泉轉出旁蹉販于小市  
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池中掘荷人市不得夷蹲旁臥  
惡言醜罵櫻餅欄也皮可為繩作組也音鑿蜀土收芋皆  
害藏之至春乃發焉戶水門也蜀每落流水養  
魚欲食乃取之訪聖白塘也蹉名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貨  
市武都縣出名茶楊氏池出好荷  
易牛羊自教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輾截轅若有餘  
殘當作俎几木履及犬蔬漿焚薪作炭礪石薄岸治舍蓋  
屋書削代贖日暮欲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九月  
當穫十月收豆稊麥窖芋拾粟採橘持車載湊多取蒲葶  
葢作繩索雨墮所無為當編蔣織薄植種桃李梨柿柘桑  
三丈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

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隣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持楯曳矛  
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  
休息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  
奴不得有奸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答一百讀券文適  
訖辭窮咋索乞叩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  
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陷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  
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也輶車謂也壘石竹籠蓋石以博  
岸也豕繫諸槽也南安縣出論  
麥種麥也十月民輸租載湊有利也漢時官不禁報怨民  
家皆作高樓致其上有急則上樓擊鼓以告邑里令救助  
也

石崇奴券曰余元康之際至在滎陽東住聞主人公言聲  
大高須臾出趣吾車曰公府當怪吾家曉曉邪中買得一  
惡羝奴名宜勤身長九尺餘力舉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  
步射錢孔言讀書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聞

公賈不公喜便下綰百疋問請吾曰吾胡王子性好讀書  
公府事一不上券則不為公府作券文曰取東海巨鹽東  
齊羝羊朝歌蒲薦八板桃林真之安邑梨栗之鄉常山細  
縑趙國之編許昌搃沙房之綿作車當取高平英榆之鞞  
無尾羈馱之狀太良白槐之輻菜萸之輞河東亂櫛桑轅  
太山桑光長安雙入白烏釘鑱巧手出於上方見好弓朴  
可斫千張山陰青槻烏皞柘桑張金好墨過數市之蠶井  
市豪筆備郎寫書皞角積道金案王梳宜勒供筆更作多  
辭乃斂吾綰而歸  
邵氏家傳曰邵仲金好賑施年八十一臨卒取其貸錢物  
書券自於目前焚之曰吾不能以德教子孫不欲復以賄  
利累之及貸者還錢子孫不受曰不能光顯先人豈可傷  
其義乎

鐵券

東觀漢記曰桓帝延熹八年妖賊蓋登稱太皇帝有璧二十珪五鐵券十一後伏誅  
晉中興書曰初閔帝在關中與氏羌破鐵券約不役使  
又曰應詹督天門等郡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誅其魁帥  
餘皆當降自元康已來政令不洽詹召蠻酋破鐵券與盟  
由是谿蠻懷化數郡無憂其後州郡所有敗唯詹獨保全  
一境

三國典略曰梁任果降周果字靜鸞南安人也世爲方隅  
豪族仕於江左志在立功太祖嘉其遠來待以優禮後除  
始州刺史封樂安公賜以鐵券聽世傳襲  
又曰侯景圍臺城陳昕說范桃捧令率所領二千人襲殺  
王偉宋子仙帶甲歸降桃捧許之使昕夜入宮城密啓梁

主梁主大悅命使納之并鑄銀券賜桃捧曰事定日當封  
汝爲河南王卽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以報元功而太子  
恐其詭詐猶豫不決

隋書曰李穆累以軍功進爵爲伯從太祖擊齊師於邳山  
太祖臨陣墜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誓之授以  
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  
得免旣而與穆相對泣願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  
卽令撫慰關中所至尅定擢授武衛將軍賜以鐵券恕其  
十死

又曰越王侗立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  
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內  
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  
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內史侍郎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

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爲七貴  
唐書曰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不獲朝見因大怒德宗遣  
中使諭旨加太尉賜鐵券懷光怒甚投券於地曰人臣反  
則賜鐵券今賜懷光是使反也上遂幸梁汴

過所

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轉也轉移所在識以  
爲信也  
史記曰甯成爲右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  
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不復收於是解脫  
詐刻傳出關歸家  
漢書曰文帝十三年詔除關無用傳張晏注曰傳信也若  
今過所李奇曰傳棨也顏師古曰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  
刻木爲合符

魏略曰倉慈爲燉煌太守胡欲詣國家爲封過所

廷尉決事曰廷尉上廣平趙禮詣雜治病博士弟子張策  
門人李臧賚過所詣洛還責禮冒名津渡平裴諒議禮一  
歲半刑策半歲刑  
晉令曰諸渡關及乘船筏上下經津者皆有所寫一通付  
關吏

零丁

齊諧記曰國步山有廟有一亭呂思與少婦投宿失婦思  
逐覓見大城廳事一人紗帽馮几左右競來擊之思以刀  
斫計當殺百餘人餘者便乃大走向人盡成死狸看向廳  
事乃是古時大豕豕上穿下甚明見一群女子在豕裏見  
其婦如失性人因抱出豕口又入抱取在先女子有數十  
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亦有毛腳面成狸者須臾天曉將婦

還亭亭吏問之具如此荅前後有失兒女者零丁有數十  
吏便歛此零丁至冢口迎此群女隨家遠近而報之各迎  
取於此後一二年廟無復靈

戴良字文讓失父零丁日勃白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  
為積惡致災交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  
傷當以重幣緡用相賞請為諸君說事狀我父軀體與眾  
異脊背偃僂捲如截唇吻參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備  
請復重陳其面目鴟頭鵠頸獾狗眼眼淚鼻涕相追逐吻  
中含納無牙齒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路馳請復重陳  
其形骸為人雖長甚細材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日陷如  
米羹杯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九

文部十五

品量文章

歎賞

改易

詆訶

品量文章

後周書薛寘傳日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瞻而  
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  
梁書曰何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  
著論云詩多而能者沉約文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三國典略曰劉述字子長少好弋獵騎射後發憤讀書頗  
工詩詠行臺尚書席毗嘗嘲之曰君輩詞藻譬若春榮須  
臾之翫非宏材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雕  
悴述報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榮何如也毗笑曰可矣  
唐書曰富嘉謨雍州武功人也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

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  
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  
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吳富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燭谷頌  
少微撰崇福寺鐘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  
張鷟字文成凡八登甲科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  
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為青錢學  
士  
楊盈川華州華陰人少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隣東陽駱  
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炯  
開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當時議者亦嘗曰王  
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隣則可  
企而致盈川之言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  
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耻居王後則信然

愧在盧前為誤矣

李華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舉進士時著含元殿  
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體  
溫麗少宏傑之氣穎士詞鋒俊發華白以所業過之為疑  
乃為祭古戰場文燻汚之如故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  
因閱佛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何如穎士曰可矣華曰當  
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加精思便可及此華愕  
然

又曰元和詞人元稹論杜子美之詩蓋所謂上薄風騷下  
該沉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  
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之所獨專矣則詩人已來未  
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  
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

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  
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弃凡近  
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  
之閒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  
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聞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  
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矣里諺曰家有弊帚享之千  
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  
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  
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翰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  
所假咸自以騁驟騁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  
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  
粲長於辭賦徐翰時有逸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

樓槐賦翰之玄猿漏危員扇橘賦雖張蔡不足過也然於  
它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瑒和而不  
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有人者然不能持  
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揚班之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  
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  
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  
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  
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  
止平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  
作者寄身於幹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  
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

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平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之言

傅子曰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通而行邪詩之雅誦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

李充翰林論曰潘安仁爲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縞穀  
抱朴子曰世謂王充一代英偉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枯枝滄海流芥未易貶者

又曰歐陽生曰張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遠過二陸又曰張潘與二陸爲比不徒驟步之間也歐陽曰二陸文詞源流不出俗檢  
又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陽翟憎無癭之人陸君深疾文士放蕩流遁遂往不爲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也吾生之不別陸文猶侏儒測海非所長也

### 歎賞

晉書曰張載爲濛汜池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譚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

又曰張華字茂先阮籍見華鷦鷯賦許以王佐之才中書郎成公綏亦推華文義勝己

陸機弟雲嘗與機書云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



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源逸亦一代之絕乎

南史曰王筠字元禮善屬文沉約每見其文常咨嗟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曰吾家書籍悉常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筠嘗以詩呈約報書歎詠以爲後進擅美約又嘗謂筠叔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秀

又曰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闔粗有文筆才未爲時人所知孔稚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吳均齊春秋曰丘靈鞠善屬文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上挽歌詩云雲橫廣陌闇霜深高殿深帝摘句咨嗟賞之卽轉爲新安王北平守郎中參軍

唐書曰封敖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澁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迴鶻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或有不可之言唯德裕籌計指畫竟立奇功武宗賞之封衛國公守太尉其制語有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畫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它惑制出敖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迫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坐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敖深禮重之

又曰馮定爲太常少卿文宗每臨樂鄙鄭衛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定統樂立於庭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珣奏定之名文宗喜

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耶遂召昇階文宗自吟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錫以禁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獻

世說曰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曰卿試擲置地要作金石之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又曰左思字太冲作三都賦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甚愜後示張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請序於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為作序於是先相訾者莫不斂衽讚述焉

又曰庾仲初作揚都賦成呈庾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是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顏氏家訓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詠置

几案動輒諷吟味其文

改易

語曰為命禪謹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漢書曰倪寬善屬文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吏之北地租畜數年還至府上尚薄會廷尉時擬奏已再卻矣掾吏莫知所為寬言其意掾吏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張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寄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意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嚮學以寬為奏讞掾

晉書曰表宏從桓温北伐又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

與王珣伏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但靈物以瑞德奚受體於虞者究尼父之慟哭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必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結事然於寫送之致似未爲盡相温曰卿思益之宏應聲曰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諷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當共推此生

宋書曰王誕字茂世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出本示誕曰猶少敘節物一句誕便攬筆益之接其秋冬代變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詢歎矣因而用之齊書曰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徐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曰灑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齊書劉繪傳曰魚復侯子響誅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爲表須臾便成嶷歎曰禰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

後魏書高祖嘗宴侍臣於清徽堂遂令黃門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彭城王勰詩高祖仍爲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府之舉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才見本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雕琢一字猶是王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一言可蔽今陛下刊以一字足以價等連城

唐書文苑傳曰李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

三國典略曰齊王在東山飲酒投杯怒赫召魏收於前立爲書曰朕慙數在躬志清四海蕞尔秦隴久阻風化混一

之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下水汾流  
成船晉地便當躬先將士入玉壁徑掩長安梟彼兇首朕  
與梁國舊好睦聞其奸計乃欲謀規宜令上黨王渙摠  
勒熊羆星流風卷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內外咸使聞  
知書成齊主覽之於兇首下足九言曰雖藏山沒水終不  
縱赦於是遣渙南侵

曹植與楊修書曰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譏彈其  
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  
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  
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常歎此言達以  
爲美譚

世說曰司馬景王令中書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令松  
更定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鍾會察其憂問松

松悅以實荅會取爲定五字悅服之以呈景王景王曰不  
當爾耶誰所定也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饜  
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令來日平旦入見王獨撫手歎息  
曰此真王佐才也

詆訶

曹植與楊修書曰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  
章倚摠利病

晉書曰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作三都賦構思十年  
門庭藩溷皆置筆硯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賦成思恐時人  
未之見重先以示皇甫謐謐稱善爲其賦序陸機入洛欲  
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倉切  
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瓮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  
爲不能加也遂成當以較筆焉

三國典略曰齊有大儒劉晝恨不學屬文力復緝綴作賦一首名爲六合自謂絕倫魏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其見賦又愚於名  
又曰邢劭嘗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之乃言曰劭常於沈休文集裏作賊何意道我偷任語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顏之推嘗以二公之意問於祖珽珽曰見邢魏之臧否卽任沈之優劣  
又曰魏收言及沈休文集毀短之徐之才怒曰卿讀沈文集乎不能解何事論其得失謂收曰未有與卿談收去避之  
隋書曰高構以老病解職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有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

隋庾自直少好學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忘交遊特爲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  
唐書文苑傳曰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潁山之嘲諷  
國朝傳記曰梁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錄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爲魏公藏拙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  
 文部十六  
 思疾  
 思遲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

文部十六

思疾

思遲

漢書曰枚臯年十七上書自陳乘之子得大喜武帝春  
 秋二十九乃得皇太子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臯為  
 文疾受詔輒成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亦具賦門中  
 又曰淮南王安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作離騷傳且受  
 詔日食時上

魏志曰陳思王植年十餘歲讀誦持論及辭賦數萬言善  
 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耳植跪曰出言為論  
 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  
 諸子登臺使各為詩植援筆立成太祖異之文帝嘗欲害

植以其無罪令植七步爲詩若不成加軍法植卽應聲曰  
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  
善之大略言植其文前日文帝嘗問人曰植與曹芳誰  
又曰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人常以爲宿構  
齊書曰蕭文琰蘭陵人丘<sup>△</sup>楷吳興人江珙<sup>音拱</sup>濟陽人晉  
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刻一寸以此爲  
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楷  
江珙等共打銅鉢音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又曰高祖曰裴子野曰其形甚弱其文甚壯俄又勅爲書  
喻魏相文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  
鼓勅促令送上子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  
焉自是凡文檄皆令具草  
南史曰朱异<sup>音怡</sup>又<sup>音異</sup>遷散騎常侍异容兒魁梧能舉止雖

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  
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勅書並典掌之四方表  
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塚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  
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

又曰蔡景曆陳武帝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曆對  
使人答書筆不停綴文無所改帝得書甚加欽賞卽日板  
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涼錄曰秃髮儼<sup>內沃</sup>檀子禮年十三  
命爲高昌殿賦援筆卽成影不移漏儼檀覽而異之擬於  
曹子建

北齊書曰魏收鉅鹿人以文章見知曾奉詔爲封禪文收  
對曰封禪書之盛事昔司馬長卿尚絕筆於此以臣下材  
何敢擬議臣雖愚淺敢不竭作乃於御前下筆便就不立

藁草文將千言黃門侍郎賈思問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  
七步之才無以過此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  
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不停有同宿構速敏之工邢  
溫之所不逮

梁書范雲少機警其識具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  
定藁時人疑其宿構

蕭介傳曰初武帝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賦盾以詩不成罰酒

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深翰便成文無加點

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三國典略曰高澄嗣渤海王閻謝挺徐陵來聘遣中書侍

郎陸昂於滑臺迎勞於席賦詩昂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亦

以敏速見美

梁庾肩吾少勤學能鼓琴善屬文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

吾謂之曰吾昔聞汝能作詩今可作若能當黃汝命肩吾  
便操筆立成詩曰髮與年俱暮愁將罪共深聊持轉風燭  
慙映廣陵琴子仙乃釋之  
又曰陰鐸字子堅梁右衛將軍子春之子也徐陵言之於  
陳主陳主召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陳主甚歎賞  
之

北史曰隋韋正玄舉秀才楊素志在試退乃手題使擬司  
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  
劍閣銘白鸚鵡賦謂曰我不能為君任宿可至未時令就  
玄正及時並了素讀數遍大驚

隋書曰楊素周武帝以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  
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頗謂素曰  
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荅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



臣無心圖富貴

唐書曰太宗征遼岑文本卒于行驛召許敬宗令草駐蹕山破賊詔書敬宗立於馬前俄頃而就詞甚典麗深見嗟賞

唐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

又曰王勳

其御

長壽中累除太子典膳丞知鳳閣舍人事

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五王初出閣同日受冊有司程注不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勳時立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儀時人歎服之尋除鳳閣舍人兼弘文館學士

又曰韋承慶選鳳閣舍人兼掌天官選事承慶屬文敏捷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

又曰遜逃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握翰即成辭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交以是價譽益重

又曰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李白白嗜酒已卧於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又曰韋溫綬之子也以書判拔萃調補祕書省校書郎時綬致仕田園聞溫登第愕然曰判人高等在羣士之上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席於庭自出判目試兩節溫命筆卽成綬喜曰此無愧也

李端登進士第工詩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中十才子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曖因拜官

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  
小傳粉何郎不解愁主帥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  
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爲韻端卽襞  
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  
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暖日此愈工也

令狐楚爲太原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歷使下侍御  
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大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爲頗  
稱之鄭儋都舍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譁將有  
急變中夜忽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  
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卽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  
安自是聲名益重

唐中書舍人陸扆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具  
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嘗金鑿作賦命學士和扆

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曰朕聞貞元時有陸贄吳通玄兄弟  
能作內廷文書後來絕不相繼今吾得卿斯文不墜矣

又曰李巨川登進士第巨川乾符中應進士屬天下大亂  
流離奔播切於祿仕乃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  
辟爲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匡合諸藩叶力  
彌寇軍書奏諸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  
藩隣無不聳動重榮收復之功巨川之助也及重榮爲部  
下所圖朝議罪參佐貶爲漢中掾時楊守亮帥興元素知  
之聞巨川至喜謂客曰天以李書記遺我也卽命管記室  
累遷幕職

金樓子曰劉備叛走曹操使阮瑀爲書與備馬上立成有  
以此爲能者吾以爲兒戲耳

文士傳曰劉楨坐廚人進瓜楨爲賦立成

又日潘尼曾與同僚飲主人有琉璃盆使客賦之尼於坐  
立成

國朝傳記日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朝政素功臣  
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樂夜入其室則  
其寵妾所召也素拘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  
傳秀素意惜之日聞汝善爲文所作詩自敘稱吾意者當  
免汝死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  
從數千萬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日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  
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  
無得而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對鷓音而辭作暑賦  
弥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曹植曾作鷓鳥  
賦命脩作脩辭  
不爲也又命作暑賦  
脩雖造終日不敢獻

思遲

西京雜記日枚臯文章敏疾長卿製作淹遲而盡延譽然  
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  
揚子雲日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走檄而用枚臯廊廟  
之下朝廷之中文高典冊而用相如三  
後漢書日張衡字平子少遊大學善屬文太始時天下自  
公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遂作二京賦因以  
諷諫思十年始成  
魏志日甘露二年帝幸辟雍會命群臣賦詩侍中和道音  
尚書陳騫等制作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日吾以闇昧愛好  
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乃爾紛紜良用惻然乃共原道  
等

晉書日左思字太冲齊郡臨淄人思少而好學年四十未

仕潛思爲三都賦十年而成貴勢之家競傳相寫又案郭伯通衛瓘爲思傳曰思爲三都改易死乃止

宋書曰顏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勅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輒成靈運久之乃就

梁書曰武帝宴壽光殿令劉孺張率賦詩時率與孺並未及成帝取孺手板戲題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筆便應就何事久遲迴  
隋書曰薛道衡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空齋踞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唐書曰李翰天寶中寓居陽翟爲文精密用思苦澁常從陽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  
唐李建字杓直德宗聞其名擢充翰林學士未幾罷爲宅

官高郢爲御史大夫表授殿中侍御四遷兵部郎中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當其任

談藪曰盧思道與庾知禮作詩知禮詩成而思道未就知禮曰廬詩何太眷眷思道曰自許編苦疾嫌他織錦遲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



